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袁　瑩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褒寵第二

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乗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遥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伏廊下文遥還覆奏

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彦深為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

後周李弼為太師趙國公薨于位明帝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太祖廟庭

晉公護武帝時為大冢宰令五府總於天官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業安

眷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品齊位
衆臣乎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
禮護抗表固讓及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廵
邊至靈州還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
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
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
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
險夷朝綱締構事均休戚固已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

文軌尚隅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
于謹為太傅大宗伯天和二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麥
共分甚豐贍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享於
太祖廟
竇熾為太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
樂其見禮如此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宫殿熾
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悦賜奴婢三十人及

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隋李穆初仕後周為太保左輔總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户
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參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如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大業中為納言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歳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
威器懷温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
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早身率禮昔
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召奭國
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
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
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莫與為比
楊素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草馬

二百匹奴婢百口嘗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于素帝喜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禀戎律長驅塞隂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

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使之處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屆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繫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

其功業非唯廟廊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

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没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勲劬勞王室竭盡誠節恊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䌓歳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

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熲父賓為周大司馬獨

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頻為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頻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於晉陽又勸受禪及高祖即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拜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為裴監寂先為晉陽宮副監而不名其見親禮如此當朝貴戚莫與

之比帝有所廵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鞫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皂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寳器詣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聘其女為趙王妃賜宴於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帝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俄拜

司空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遣尚書員外郎吏置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

蕭瑀武德初為内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為蕭郎瑀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勑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行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賚公黄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也後拜特進參預朝政

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太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宸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為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

部並賜袈裟以充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實惟茂典高班縟禮允屬名臣故特進宋國公瑀稟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搢紳登朝膺務多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綍讜言聞於帷扆行歸恭儉志存靜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惟既往震悼良深宜錫寵章式光幽穸可贈司空使持節都督荊峽岳朗澧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官封如故陪塋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贈絹布五百段并

賜東園秘器後改陪塟于昭陵

封倫為右僕射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即

命上輦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司空

馬周為中書令太宗嘗體目羣臣各有其詞體周曰材

惟獻替秀出珪璋去山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金馬

因時耀彩似菊露之結重巖廻袖騰芳如蘭風之出幽

逕又神筆賜飛白書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

在忠良周既職兼兩宮庶政兼總處事甄密甚得當時

之譽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宫勑求勝地為周
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御膳供之及輿
疾還京太宗躬為調藥遣使送皇太子親臨問疾及卒
為之舉哀於宜秋門贈中書令幽州都督陪塟昭陵使
鴻臚少卿監護喪事
戴冑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羣臣曰戴冑於
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
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為舉哀于朝

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劉弘基監護喪事詔虞世南為之碑文賜物千段悼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後乃聘其女為道王妃

温彦博為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為立堂焉

高士廉初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貞觀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太

傳駕還從至定州遇疾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
駕幸靈州固請從行遂與疾而從在塗中使名醫上藥
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云亡齊后深股
肱之慟太真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飾終義存
追遠襃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
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猷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勲賢職
在銓衡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總百揆而騰芳班職
台儀具瞻允集忠謀令範遇物必彰造膝危詞類多弘

益贍風力以齊軌軼伊呂而長騖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遇多歷年所方期翊茲景化永贊隆平曾不慭遺忠良奄及感惟永往震動厥心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表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攝鴻臚卿護監喪事臨當祖載時屬寒食勅遣尚官以食四轝致祭仍降宸筆為文寘於靈座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

波順乎風勢早啟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
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間
想游魂其如近今既丹旐戒路歸骨窮泉望隅卬野之
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笳於晨路引嘶驂於夜臺嗟爾
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娱豈謂樂
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期昔臨膳以
增歎今撫杯而益慟故遣陳兹饗禮以寄曩懷魂如有
靈歆我哀饌及柩出横橋太宗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

喪而慟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左足太宗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大宗憫然傷之於是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

杜如晦為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問知其不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終太宗廢朝三日為之舉哀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手勑著作郎虞世南曰吾

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為之製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空明年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宫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貞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駕幸玉華宫玄齡時疾盛發詔令卧總留臺至夏漸篤追赴宫所乘幨轝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

亦感咽不能自勝勑專遣名醫攻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減損太宗即喜見顔色如聞增劇為改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叙别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與之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輟膳流哀悲深棟幹徹懸興感悼切股肱是知縟禮飾終道先彝册贈章追遠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國公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著艱難推轂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揆亟積暄寒九功緜其日用百辟

於焉仰止若乃恭儉周愼之心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睽終古方申倚寄永贊隆平曾不憖遺摧梁奄及永惟良輔是用震慟于厥心宜加寵靈式旌泉路可贈太尉使持節都督并箕嵐勝四州諸軍事守并州刺史所司備禮册命給班劒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工部尚書閻立德攝鴻臚卿監護

魏徵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山為

墳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塟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為製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為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大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病疾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乃

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
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
中書平章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及靖妻
亡有詔墳塋制度依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及積石山以旌
殊績十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
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比聞疾病深以為憂賜絹
千疋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
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

逝名都為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李靖蘭畹騰芳釣川揚佐氣凌闕外志溢戎場與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咸偃披勲王府閩禺與渾塞同揮澄妖氛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檝遐宣台儀近曜官稱載靜休有餘芳蘊茲高志歸乎樂善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為朋逝川東馳高奉西靡眷言永往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荀公有追贈之文郊

平既穸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備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所司備禮册命給班劒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宗即位重贈太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

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大尉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

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賛以賜之

岑文本為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為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蓨縣公永徽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虢州刺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命中使覲其進食增損既卒帝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邢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鄉

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患病弟餘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宗舉

哀於東雲龍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軌檢校凶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義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遇還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又加太子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為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為司空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為司衛正卿諸子外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哀於光順門輟朝七日仍令司平太常伯楊昉監護喪事司

禮太常伯楊思敬持節齎璽書弔祭贈太尉揚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葬日帝幸未央宮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為設祭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

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内省及薨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贈開府儀同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戴至德為户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為中書侍郎李敬

玄為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泛洪源俟舟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曰咨啟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寛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襃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為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

百户

周允元為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貝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為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

狄仁傑為内史則天幸三陽宫日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

顧琮為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則天曰顧琮久經任使不幸殞没准於前例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之

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為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為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違之下制曰忠為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歟銀青光禄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讜言正議始終無替弘益已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閒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

遂懇情用敦孝道睠彼藩邸高選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潘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又令兼尚書事同三品

玄宗初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户追舊勲特優異也又為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痁居于罔極寺黄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虚弱不能行步伏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懐遠中宗時為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

帝特賜錦被以為小斂仍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為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勅曰臨岐感愴深惻朕懷勉慎行鑣佇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官送於上東門外又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勅之曰但正直之士為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卿在路無備因茲射隂忽肆兇狂萬一損卿追悔無及縱加鼎鑊何

補於卿朕心日爲憂明發不寐今故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駈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岑羲睿宗時爲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録以羲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之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濵十韻三復研精

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揚雄羽獵相如上林率繇兹道予向於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較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儆予不逮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源乾曜為侍中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親製其詞曰源乾曜謇謇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直道事人無聞伐己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納斯允左右則啟沃居多德行可稱自宜升擢張說以道佐時

以忠處事顔雖不犯嘗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籍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説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盖以宰相之任佐于王化勒成岱宗時有寵也

杜暹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賜甲第一區廐馬一匹雜彩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紘為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羣臣于武成殿特賜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裴光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平時人以為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忠憲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

李林甫為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太清宮刻石為

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別業
林沼幽邃當時第一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金銀珍翫
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載林甫扶
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
之左右諫止乃勑林甫出於庭中帝登降聖閣遥視舉
紅巾昭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卒贈太尉兼
并州大都督給班劍東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
師發喪于平康坊之第

楊國忠為右相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加光禄大夫守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以加社稷之衛廼心弼諧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奬馭俾厲為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初即位攝冢宰以衰疾表乞三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延英殿矜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足疾帝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

裴冕為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衛國公大歷五年卒葬日並許百僚祖送于國門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歷十二年綰宿有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無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帝每日發中使就私第存問又内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終中使在門以凶問走馬入奏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即日下詔贈

司徒發使樞前冊授令及未斂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亡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襚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彞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真實形

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右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著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尺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下文武百官悉就私第弔喪

又遣内常侍吳承倩會弔賵絹一千匹布三百匹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常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歷十三年正月特加九階自朝議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南郡公寵近臣也

崔祐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啟沃多所裨益祐甫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

咨決及薨帝甚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故事黄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

郭子儀為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即位子儀攝冢宰進位太尉加號尚父增實封通為二千户月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芻穀諸子弟女壻拜官者十餘人既疾病令舒王誼備禮省之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薨時年八十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為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

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吕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大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雒為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患難勞其戡定邊有冦盜藉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絳侯定羌戎無逾於充國絳臺綏四

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髙今古名讋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兹頃以春秋既髙疆埸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肓生病藥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壊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心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為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斂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基重文終之德

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馬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為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常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為大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為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為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涕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常卿裴郁就第册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比大歛帝遣致書於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誠旨于故大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禀隂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

掃蕩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
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協賛
皇猷嘗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
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
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
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慭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
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
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喬緒朕必終始保持況愿等

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
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異
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申所
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及葬
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
常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簿焦
令禮官贊儀
馬燧為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太尉

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淩煙閣
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
帝親掖起之十一年八月甍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臯監
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獻為弔祭使賻布帛米粟有差
贈太尉仍令太常卿裴郁持節册命及葬又廢朝遣百
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祔廟詔令所司供
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人夫
太常博士撿校趙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

年八月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曹參贊清靜之化柳莊為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禭舉兹命數以寄哀懷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趙憬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黄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絶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網轄啟廸理本勤勞國鈞奉上見宣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訏謨左掖盡瘁五年嘗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即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宁流嘆禮有旌飾峻其

寵章追崇保傅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册
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册
弔使
盧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疾
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侍
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為醫藥十九
年薨贈太子太傅賻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

杜佑撿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荅曰卿量包久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得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羣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

省覽良為憮然用捨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
余衷之可移是用徽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
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筋力之禮卿宜起
今已後每月之内嘗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
事務亦冀延於内殿沃朕虛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
以吐納頤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
上庠桑梓豈違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
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烈永貽後昆致

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嘗呼為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大傅

于頔為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

裴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垍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内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勑弘疾未痊平尚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勑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為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荅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

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三度勉
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
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
於洛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諟
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
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
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實封三百户裴度禀河嶽之英

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
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
融景化在憲宗掃滌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勲在穆
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
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
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
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
之疾瀝懇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上言動形於顏色果

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
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
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氣養神保綏福
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
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太和四年為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
度綽有大勳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
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賜

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説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胷懐不具一二藥物所湏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薨上聞震悼久之令繕冩置於靈座

孔緯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從僖宗自蜀還定京城遷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宫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大功臣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二百户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庄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昭宗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趍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廟弘文館

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各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
馹騎敦促相望于道扶疾至京師延英殿謝奏曰臣前
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殉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
領臣期於死報不望生叩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
臣比攖衰疾伏枕累年形體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
御事猶𨇠況此阽危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彦盈庭豈
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
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政

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陁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

梁韓建為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太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加獎諭各以繒帛錫之三年宣旨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朝餘時不用入示優禮也

薛貽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太祖

召貽矩及諸相對于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制斷

朝廷庶務實頼卿等協心翊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

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内廄馬銀具鞍轡衣一襲白

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發自東京宰臣薛

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

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雒苑使曹守璫往弔祭之

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西上閤門

進名奉慰

晉趙瑩爲中書令户部奏改瑩本貫華州華陰縣永化鄉爲霖雨鄉臨高里爲致君里

桑維翰爲相户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遠鄉爲調鼎鄉樂善里爲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爲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坊爲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户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爲積善鄉萬善里爲公台里

李崧為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為秉鈞鄉通義里為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枝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擔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縗乘馬也

周王峻為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太祖幸峻第賜賚甚厚

周李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丙辰穀墜階跌傷右臂不任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藉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為繁劇之司稍失區分便成

壅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彊扶持且就臨涖無妨

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太祖以

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𣪍辭以所傷未任趍拜

故有是詔其後又詔入朝放朝參赴本司署事仍賜白

藤肩輿二年六月勑𣪍本貫河南府雒陽縣清風鄉高

陽里改為賢相鄉勲德里

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朝為相長興初詔改本貫瀛州景

城縣來蘇鄉為元輔鄉朝漢里為孝行里晉天福中為

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枝道嘗上表求退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五年改道所居雒陽縣三川里為上相鄉靈壽里為中台里八年改為太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州陷契丹新加太尉侍中故以雒陽所居鄉里復旌改之周顯德元年為太師中書令薨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

范質為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關南質以疾留京

師詔賜質錢百萬俾之市藥
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為東京留
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兼侍中

册府元龜卷三百十九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識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苞羣品乃可以緝熈帝載彌綸庶務協夙夜有家之訓廸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任道非一左右元后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見諸逆順務全大體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寛猛得於

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宣令猷保國於永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茍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脞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從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

漢蕭何為丞相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善又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曹參為相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

即名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醇酒不澆謂厚酒度其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從吏吏之常從無如何相者乃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恠相

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間謂空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怒而笞之二百曰趨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乃者猶言曩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

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浹背媿不能對帝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又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也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帝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强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專為丞相

丙吉為丞相寛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清道時反羣鬬也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凈）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喘急息）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讖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王商為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躪躒也）老弱號呼長安

中大亂帝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識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後漢李固為太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

臨朝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士候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即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

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刃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費禕為録尚書時大將軍姜維自以練習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禕嘗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兾僥倖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為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

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榮過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晉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顗並為三公時武帝為晉王祥與顗往謁顗謂祥曰相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

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鑒武帝太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邵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懼白太后令惠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

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别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王渾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王衍為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買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為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禄差含為壽城邸閣督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之

王導為中書監録尚書事元帝上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照帝乃止後導為太保與庾亮等共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

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宫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必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冠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羣情自安繇是嶠等謀並不行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説

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庾氷代王導為相初導輔政每從寛惠氷頗任威刑范汪諫氷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氷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為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氷神氣自若曰是必

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蔡謨為司徒録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幸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繇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方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才殫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何充為司徒録尚書事加侍中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

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

王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宫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堂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但不至陋乃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工勞擾百姓邪安曰宫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焉

謝安為尚書僕射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冦境邉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懐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及桓沖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謝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勢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為豫

州既以桓摅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宋袁粲為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彦回劉彦節遞日入直平决萬幾粲閑黙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决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

後魏長孫道生太宗時為司空侍中每建大議多合時機

伊馥文成時為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

苛碎

唐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請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處斷無不悅服

李勣為司空永徽初高宗謂侍臣曰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措誠未擬今日北方遐遠並為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臣不讀書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太平四海無事者實在於君若君正則百僚

正百僚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靜在於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曰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

有顔面無忌曰顔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不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絶無

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貴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名也衆乃止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大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繇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繇法急所致不繇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

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此縣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且政寛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寛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正道也帝曰善

宋璟開元初為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為皇

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為盛竊以郯郇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别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令若同等别封每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

嬿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嘆久之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為臣立遺愛頌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勑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為前刺史孟温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為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

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秘書省正字于休烈表
投招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冦也經籍國之典也傳
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
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
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
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苦況西戎國之遠藩曷可貽經
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
以司典守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

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
聞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昌若錫之錦綺厚以玉帛必不
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强盛禮樂自出征伐
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
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勑下中書
門下議光庭奏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
孤背國恩今則計窮求哀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
請書隨事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

可致也休烈雖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帝曰善乃以經書與之

柳渾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

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禮信之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稱疾請醫理至歲暮帝以問宰臣鄭絪請如錡

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平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换其父鍔遺表隱沒進奉錢物既命鞫之留其奴於内仗又發中使就東都簡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簡責其家臣恐天下將帥聞

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令狐楚元和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分
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平章事汴州李㝏叛詔僕射尚書
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及杜
元穎同議汴州事先是公卿務茍安者多舉河北近事
請授李㝏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為河北之
事蓋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付之則長淮

以北從此難制元頡與户部侍郎張叔將沮其議且確
爭曰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惜一方之性命乎議未決
適有宋亳潁三州刺史急奏繼至皆請朝廷即别命帥
穆宗大悦以逢吉議是立遣中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
是逢吉請以將帥印綬徵李介入朝以義成軍節度韓
充乃韓弘母弟寛厚得衆汴人懐之請移鎮大梁脱介
敢旅拒即徐許兩軍南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
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韋處厚文宗太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亦為時所議時李載義累破滄鎮賊衆每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力覃等上言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邪宗社所佑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神得

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勑停依前制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上從之

李石太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劉行深田全操等六人自巡邊迴馳入金光門驛騎奔驅訛言相驚云兵自外至兩省官及百司官僚倉皇散走至有不及束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横叫譟塵坌四起時石與宰相鄭覃在中書迴顧人吏稍稍散失覃謂石曰耳目頗異且宜

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宜堅坐鎮之與將寧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閲視文案沛然自若京城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與城門閉即恣行剽刼時内使連命閉門左金吾將軍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曰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

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
鎮之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